東北大學周刊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WEEKLY

No. 12. Dec, 29, 1926.

請交換 贈閱

UNIVERSITY OF NANKIN 金陵大學校 圖書館 THE LI

東北大學 圖書館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劵之報紙▲

每周水曜日刊行

第十二號目錄

校聞……………………記者
研究東北文獻之重要及其方法……………………金毓紱
治法……………………陳鼎忠
評進化論……………………景昌極
釋中……………………王悳生
唐虞夏商周刑法研究……………………曹樹鈞
高惜冰先生講演詞……………………薛仲三
交流電磁石與交流電鈴……………………鄒賡嶧
蘇俄農民近況……………………王玉玢
題袁潔珊德配蘇恭人呂村鋤園圖……………………張仙舫
時事雜感……………………徐遹文
無恨歌應耳似囑為劉話民題所著綠闈知己說部……………………狄杏南
和李黎山夾竹桃……………………吳季白
夜過山海關……………………王岷源
夢遊東梁河……………………王岷源
浩園詞……………………陳鼎忠
壽方梅生五十……………………吳家象
懷舊……………………劉德成
說冬至……………………房象環
修志感言……………………趙誠格
與劉濟書……………………劉樸
附錄……………………

校聞

●俄文系學生赴哈參觀

本校俄文系學生二十五名。於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時抵哈。宿於廣益中學校。二十七日早九時許。由汪學長率領晋謁東省特別區張長官。並在公署午餐。席間曾由張長官致訓勉之詞。極爲誠懇。長官重視教育。可見一斑。旋赴普育學校參觀畢。即赴中俄工業大學。參觀各教室及試驗室等。並蒙該校學生設宴欵待。此次俄文班諸生。擬在哈勾留二十日。當由汪學長與張長官教育局李局長。商定由東省特別區教育管理局。指定俄文教員五人。在廣益中學內。另闢一特別班。連日補習俄文。並分赴各處參觀。以廣見聞。而增閱歷云。

●汪學長定期赴哈

汪學長因校務忙碌。於十二月二日早車由哈返校。述及參觀各校及晋謁張長官之經過。頗爲詳盡。茲擬定於一月十二號。再行赴哈考察學生成績。並答謝各校各機關及張長官招待之盛意。事畢擬即率領學生返校云。

●孫學長吳總務長聯袂由金返校

吳總務長與孫學長假新年放假之便。曾同赴金州。面晤校長。商請行政上及課程上之事項。已有端倪。於一月三日早車返校云。

●The English Club開會誌盛

現以假期在即。本會亦急應結束。於月之十八號開本期末次茶話會。內容先由各幹事報告本會成立之經過。次請來賓孫學長訓話。高于兩教授。亦致勉勵之詞。其後以音樂留聲機等作爲餘興。歷一時許。始散會云。（樹）

更正

本刊第十一期謝中先生西窗翦燭談「花魁」誤刊爲「花魏」合亟更正

本刊啟事

本校寒假在即本刊暫行停刊此啟

◉研究東北文獻之重要及其方法

在長春自强學社講演詞　金毓紱

文獻二字。始見於論語。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何宴注云。文章文也。獻賢才也。朱子注云。文謂典籍。獻謂賢者。比較二說。當以朱義爲長。文獻二字之對象。即爲歷史。歷史者。紀載一國家一社會過去之事實。以供來者之取法及鑑戒。所包蘊者至多。析言之一國家有一國家之歷史。一地方有一地方之歷史。一人有一人之歷史。特以事屬過去之陳迹。非有所附麗則不得見。或載於典籍之中。或傳於故老之口。於是有文獻之名詞發生。有歷史。始知文獻之可貴。有文有獻。而歷史始附之以傳。二者相輔而行。缺一不可。明者馬貴與（端臨）撰文獻通考。分類二十有四。專以紀載歷代之典章經制。其意以文獻二字當典制史之名。不知文獻二字所包至廣。彼紀載理亂興衰之政治史。豈不賴文獻以傳乎。文獻者乃研究歷史全體之對象。非歷史中一部分書之專名。故徵求文獻即爲作史之預備。實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至於東北之名詞。非創始於近世。周禮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巫閭。鄭注云。醫巫閭在遼東。此東北一詞之初見典籍者。彼時所謂東北。包括至廣。非惟東三省地方屬之。即直隸省之東部。山東省之北部。熱河之全區。皆屬之。遼金二史屢見有東北名詞。遼代設有東北兵馬招討司。蓋專指今松花江下流依蘭以東之地。其區域甚狹。自當斷從古義。今日演題既以東北文獻立名。則東三省直隸東部山東北部熱河全區之故實。皆在研究範圍之內。茲爲縮小範圍計。專以東三省地方爲研究之對象。此請在座諸君認淸題

目者也。

研究東北文獻之重要何在乎。愚以爲不外下列二項。

一曰愛鄉。　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恭敬桑梓之義。蓋根於人心之自然。非出於矯飾勉强也。凡故鄉之田園廬舍。爲吾人生長於斯歌哭於斯之地。覺其一山一石一草一木。皆爲耳所常濡。目所常染。於是油然生其愛敬之心。一旦與之違別。則有依依不忍之感。古人作詩之善於形容者。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非楊柳之能依依於人。實人之依依於楊柳也。然此情雖出自然。不有人提撕之。啟發之。使瀰漫於胸中。涵融於腦際。則必有見他鄉之景物而流連忘反置其父母妻子於凍餒而不顧者。亦必有適他國而羨其風土之美文物之富遂鄙夷其祖國而不屑置齒頰者。夫一方有一方之景物。一地有一地之特點。有心之士。搜羅爬梳。表而出之。興味正復濃厚。就奉天一省言之。中原人士輒目爲樸僿獷悍。無文學述作之士。不知八百年前。有熊岳王氏。四世以文學政事忠節著稱於遼金二代。王子端庭筠之詩文之書畫。皆卓絕一世。爲趙閑閑元遺山諸公所歎服。而吉林省之人物。在金代亦非甚少。如中州集選有長春張檝之詩。此長春雖不必定爲今之長春。然實相去不遠。又吉林外紀載有長春訾者王七之同族公田。又載長春逆旅主人張人和追還遺楮。皆足以厚風俗正人心。爲一世之表率。而詢之地方故老鮮有能道其始末者。又長春之地。本爲古扶餘國。在昔扶餘太子朱蒙。爲國人所不容。逃往東南。過淹利大水。魚鼈成橋。始能安渡。不爲追者所得。此水疑即今松花江。江水淺處。固可褰裳而涉也。後朱蒙竟爲高句麗之始祖。故長春實爲一朝興王之地。居此地者。得山川之勁氣。嘗卓犖不甘居人後。而能有所樹立。此徵之歷史而可知者。吾人安可自待太薄乎。此其一。

二曰證史。　吾國講輿地之學者。多詳於中

原而略於邊省。良以地理之學。貴於徵實。非身履其地。博諮周詢。不能得其究竟。昔者顧亭林嘗以驢背載書數簏。遨遊十八行省之半。所至呼老農與共語。其有不合。則啟陳編而驗之。其所著肇域志（書已亡佚）及天下郡國利病書。皆由目驗得來。故極可貴。顧震滄讀史方輿紀要亦爲絕作。顧此二書。一涉及東北地方。非語焉不詳。即踳駁互見。亦以其未能身履是地。僅就所見所聞以筆之於書。故不能無誤耳。奉天無論已。茲就吉林省言之。當渤海盛時。有五京十五府六十六州百三十八縣之多。開闢固已甚早。遼金之世。於今吉林省設軍州之制。屬縣亦不下五六十。是當日人口之密。庶部之繁。必數倍於今日無疑。而當日某州某縣爲今之何地。雖多不能實指。然細心求之。亦非絕無線索可尋也。如牡丹江一名呼爾哈河。呼爾哈三字急讀之則爲忽汗。此即渤海國之忽汗海。傍忽汗海所築之城曰忽汗城。今之甯安東京城（一名火茸城）是也。此本無可疑者。而清高江村齊次風諸人。皆以牡丹江爲按出虎水。東京城爲金上京。此由未知牡丹江即忽汗河而致誤。近人因呼爾哈三字之音。而悟及忽汗。又忽汗河之地。而推及於忽汗城。於是千餘年人所不知之地域。一旦發見渙然冰釋。此一事也。又如阿什河原名阿勒楚喀河。阿勒楚喀即按出虎之對音。則今之阿什河。即今之按出虎水也。得按出虎水之所在。則今上京之所在不難知矣。果於今阿城縣南得一古城。俗名曰白城者。即金之上京也。此又一事也。吉林省境可資證史之地方甚多。但能細心求之。則所得必不少。此其二。

研究東北文獻之重要。既如上述。再進言其研究之方法。

一分類。　學問之道。不外綜合與分析二端。不綜合無以窺其全。不分析無以極其深。以研究一國家之文獻爲對象者。文獻通攷是也。此謂之綜合。以研究一地方之文獻爲對象者。

如今日不佞所言之東北文獻是也。此之謂分析。然文獻通攷中有帝室封建田賦地理經籍等二十四種。專就一類言之。是謂綜合中之分析。而不佞所言之東北文獻。其中亦包有地域山川典籍人物金石等類。是謂分析中之綜合。今日講科學者崇尙分類法。而講東北文獻者。亦當采之。今試聚若干學者。分爲數組。一組研究輿地。一組研究典制。一組徵攷人物。一組徵考文藝金石。有疑則互相參稽。有所見則互相印證。如此爲之則有事半功倍之效。此之謂分類。

二博攷。　分類之法既定。次宜博攷。蓋學問之道。始則由博返約。繼則因約求博。譬之行路。自奉天適黑龍江。或取途於東省鐵路。或取途於洮昂鐵路。任行客之自便。而皆能達其地。所謂博也。然無論取途何路。不能同時併行兩路。所謂約也。是之謂由博返約。取途於東省一路。可謂約矣。然經過之驛站以十數。至哈爾濱站下車者。未知他站之何若。至三岔河站下車者。亦未知哈爾濱站之何若。必也到站即下車。一一身履其地。是謂之眞知眞見。此謂之因約求博。博約之界說既定。則分類之後所謂博攷。乃約中之博。非博而又博也。茲取一事爲證也。遼金之世有甯江州在吉林省。爲駐兵重地。始則高江村以爲即今烏拉街。言之似成理。驗之於史書則不合。繼則楊大瓢賓謂在今額赫穆站。其誤益甚。近人景方昶謂即今伯都訥舊城。得其似矣。亦復未確。最後讀言林通志。謂即今東省路鐵線石頭城子。雖不敢謂其必確。然證之前史行軍所經。無一不合。又其附近之地。又別無古城。可以當之。故知其差能得實也。攷求一地。必徧讀遼金二史扈從東巡日錄柳邊紀略吉林通志及近人筆記多種。而後能定。讀書少者。不能知也。此之謂博攷。

三求眞。　遇事求眞。爲人類之天性。小兒知識初啟。見一事物。即詢究其根原。雖極

粗淺。亦含有求眞之意。文獻之學。專爲攷求古事。單文孤證。憑空臆度。懸斷千百年前之事。以爲如是。或未身履其地。驗之以目。專信古書。因訛承訛。未有能得其眞者。居東三省者皆知白山黑水之名。然攷求其眞義。殊不如一般學者之所云。契丹國志謂長白山爲白衣觀音所居。其山禽獸皆白色。又康熙間遣大臣往視。謂山巔不生他樹。草多白色。不知長白山之地帶極寒。以其上有終古不融之雪。自遠望之山成白色。所以名爲長白。此本不刊之義。無可疑者。然非身至其地者。不能知也。松漠紀聞謂黑水發源長白山。舊云粟末河。其水掬之色微黑。又以其上下流混合多水。故謂之混同江。故古人之所謂黑水。即今之松花江也。靺鞨六部中。有黑水部。唐置黑水府。皆在松花江流域。必知黑水爲松花江之異名。於是黑水部黑水府始有著落。今人誤以黑龍江當黑水。又以松花江黑龍江二水合流以下謂之混同江。皆不符於原義。此又宜正名之一事也。前人嘗以黃龍府在今奉天省之開原。不知開原本作開元。元之開元路。在今吉林省境。亦即黃龍府所在。明初徙開元路城於奉天省境。又改開元作開原。故後人誤以開原爲黃龍府之所在。蓋非細心求之不能知。此之謂求眞。

以上所述研究之方法。不過犄舉數例。以明梗概。若再有進於此。須聚同志若干人。組織一東北文獻學會。分組探討。則所得必有什伯千萬於此者。日本人士因研究朝鮮古史。曾在漢京組一朝鮮研究會。發刊書籍多種。皆極有價值。近年又在大連組織滿蒙文化協會。所得之成績。亦復甚佳。外人且如此。吾人豈可甘居人後乎。望聽講諸君。一爲留意及之。

※※※ ※※※ ※※※

◉治法卷上（續）

益陽陳鼎忠天倪甫撰

河南古稱中州。爲陰陽風雨爲和會。而分屬各省何也。曰。地當中樞。可爲交衢。而不宜於建宅。觀春秋之齊晉秦楚。各據一方。迭相雄長。齊東楚南秦西晉北宋鄭韓魏。宅中據要而附屬於人。可知其概矣。且以地形言之。尤渙散而不便於控制。東則汝潁放於淮。南則丹白會於漢。北則漳衛阻於河。皆勢之不能相及者也。伊洛諸川雖東行而入於河。然幅員局促。山川深阻。虎牢縮其東。轘轅束其南。蓋秦中之門戶也。棄堂奧而居門戶。東周之所以衰也。東漢西晉同舍林園而宅交衢。趙宋之所以弱也。五季卑卑尤無足道不可合者而强合之。河南之所以常爲兵衝也。今循其大順。別其部居。所謂合之則兩傷。離之則雙美。此外如貴州之分隸於湘川桂滇。意亦猶此矣。論京師之形勢者。必曰南臨河濟。今不以大河爲界。而南及泰沂何也。曰泰沂二山。北拱冀幽京師之屏障也。蓬萊列島。直接旅順勃海之鈐鍵也。固以內屬爲宜。越岱以南。其水盡入於淮。齊魯風氣。素不相似。青徐分州。自古已然。强合爲一。舛戾殊甚。若黃河東徙。遷變無常。尤不可以據以定疆也。漢中改隸鄂省何也。曰漢中故屬梁州。元始附入陝西。南山盜賊竊發。守陝者甚以爲苦。今攷其地。北入則有子午儻駱之險。南行亦有青石陽平之阻。屬雍固。非屬梁亦未爲得。惟循漢東下。於勢較便。若慮去武昌太遠。則省參事會設於襄陽可也。合江浙爲一。而北去淮。南去甌。何也。曰。三江五湖。廣嶠雲連。閭閻櫛比。風同道一。强劃非宜。若北之兩淮。風氣伉悍。南之溫處。崖谷深阻。各歸其部治理較順也。兩廣舊制。以海盡歸廣東。今改爲分領者何也。曰北方諸省。後必極於塞。前必達於河。中部諸省。內必依於山。外必通於江。江東山南中貫大江則尤爲善嶠外諸省。首必枕於嶺。尾必接於海。而後回翔馳驟。得以自如。

往代畫省。未喻此義。貴州廣西。拮据尤甚。貴州之宜分屬。固如上述。而廣西同隸神皋。被廣東關其口而奪其氣。亦匪所宜。今與以領海之權。庶使檳蕉柑桂。外足以達。魚鹽珠玉。內足以給。若慮其交通未便。則於橫縣決鬱水而達之欽江。（鬱江可開運河以達於廉欽之地有五六處宜實地測量取其功易而費省者行之）由南寧修鐵道而屬之欽縣。甚易易也。雲南不依山幹分畫者何也。曰發源之地。山川錯雜。紛不可理。此省山脈。如高黎共山怒山。與雲嶺背馳。同出雲嶺者如點。蒼蒙樂哀牢火燄。又與烏蒙背馳。水則怒江伊洛瓦出緬甸。瀾滄富良出安南。金沙北入蜀江。盤江南至粵海。據形畫界。勢所不能。此外如渠西北漠。事與此同。不必贅論。（二省之水有入俄境者與此之入緬越同其餘各處小小變更難以枚舉據上六條推之自明）客羣然而稱曰。君之言信辨矣。然即破壞省制。區區險要。又何足道。應之曰。理民之區。自以道制爲當。若修敎齊俗之方。行軍制變之道。地形亦未可盡廢。故茲尚有省參事會之設。王船山云。四戰用文。河山用武。廣土墳爭。崟崎壁守。水耕宜南。霜耕宜北。鹵國給鹺。澤國給積。澇鄉給魚。赭山給鑄。林阜給荈。邊徼互馬。殷道課關。循自然之界劃。以正郊圻。而固封守。固建國之要道矣。客旋起更端而請曰。省之義云何。答曰省者省也。言入此者常宜思省也。本爲宮禁之稱。漢武游宴後庭。始以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後漸代以士人。魏晉因之建中書省。筦領機要。唐初省令。遂爲眞宰相。蒙古不識古義。設中書省一。行中書省十有一。明改行中書省爲布政使司。淸因之。其名之不通。與蒙古等。故後仍襲用蒙古之稱。而去中書二字。謂之行省。或徑謂之省。今欲緣義定名。徽獨行省使司。不適於用。即宋之稱路。亦爲未當。其雅馴者。惟禹名以州。唐號爲道。而後世道等於郡。州夷於縣亦不甚宜。案古圖書肇錫嘉名。此則俟有博雅之君子矣。

（未完）

◉佛法淺釋之一 評進化論 生命及道德之眞詮（續）

景昌極

（進化論）生命之不增不減。不分不合。則聞命矣。雖然投胎託生之事。孰見之而孰徵之者。毋亦歸於不可知焉已耳。且如君宗輪廻之說。有因行善而自人間上生天上或極西淨土者。有因作惡而自人間下生地獄或墮禽獸中者。其荒渺難稽。愈於迷信者幾何。以天上地下相去之遙。即在生前。猶非人力所能至。而況死後。復次。吾人一生經驗學識。皆積於腦府。故能憶持。誠如君言。吾人死後。攜此生之經驗學識以俱去。投胎託生而爲嬰兒。推之一切嬰兒之生。皆由他人或衆生。攜其前生之經驗學識以俱來。斯則一切嬰兒。應生而具成人之經驗學識。並能憶前生之事。今乃不然。其將何說。輪廻之不足徵。有如此者。

（佛法）生命之總數。不增不減。不分不合。不從無而爲有。不從有而爲無。已如前說。然而生生死死。終古不絕。此增而彼滅。此聚而彼散。以理推之。非輪廻流轉而何。天下事固有人皆不能見。而以理推之。確乎不可易者。譬如月繞地球。東升西沒。吾人所見者。惟東升之月與西沒之月而已。其西沒之後。東升之前。繞地與否。固無人能見之。今日東升之月。果仍是昨日西沒之月否。亦無人能徵之。然而月繞地球之事。科學家未有謂爲無徵而不信者。豈不以地球之月之總數只一。不增不減。不分不合。不從無而爲有。不從有而爲無。因而推知其流轉之事哉。生命之流轉亦猶是耳。東升者。託胎更生也。西沒者。命盡而死也。西沒之後。東升之前。則吾宗所謂。「中陰」或「中有」也。（死與生之間之精神謂之「中陰」或「中有」最多不過數十日其詳可參閱瑜伽師地論卷一）至若天上地下相去之遙。非「中有」之力所能至云云。誠不能令人無疑。雖然無惑也。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一切間皆如夢幻。天上地下等境。

非離衆生之心而實有。蓋由共業所感同夢所値。業夢有變。境即隨移。譬如有人夢登九天。一刹那間。恍如身臨其境。豈必拾級而登。然後可達。古德謂淨土不在西方。只在心上。即此推尋。思過半矣。

唯心唯識之學。廣博奧衍。其說散見他篇。茲不得而詳。惟以使讀者信輪廻之有徵故。聊引莊周齊物論最後一段。以喻吾旨。其言曰。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歟。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歟。蝴蝶之夢爲周歟。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此夢雖非輪廻。而輪廻之道。盡在是矣。當其爲蝴蝶。則不知己之爲莊周。喻通常之輪廻每盡忘前生之事也。蝴蝶夢周。謂蝴蝶固爲夢境。莊周亦是夢境。乃至無往而非夢境也。則必有分者。喻前後經驗不相銜接。儼如隔世之二人也。莊子養生主篇。復以「薪盡火傳」喻老耽之死。即我所謂。「一羣相似相連之種子繼續現行則爲生。一朝驟變則爲死。更換一羣則爲託胎更生。」是也。

於此有宜注意者。生命之種子云云。非謂一生命僅具一種子也。一生命中實具無量種子。攝藏此無量種子之識。即前所謂阿賴耶識。又名第八識一切種子識以有阿賴耶識故。一生命之種子雖無量。而不與他生命之種子相雜。前謂「一室之內懸諸種燈。雖光光交遍和合似一。而一燈他去。其光隨之。不與他燈之光相淆亂」。又謂「吾所讀書惟我能憶。他人不能憶。吾之痛癢。惟吾能覺。他人不能覺。吾之耳目惟我能用。他人不能用。」皆足爲此說佐證。以故薪火之喻。前用以喻父母之引發子女。今用以喻前世之續生後世。善取其意。皆無不可。讀者幸玩而索焉。實則世間薪火之傳皆前薪尚未盡而已傳及後薪故以喻父母之於子女爲善若果前薪盡而後薪始燃則以喻前世之於後世爲善

至若通常輪廻。每盡忘前生之事。雖有蝴蝶不知莊周之喻。讀者終不能無疑。雖然無惑也。通常得精神病者。尚前後儼如兩人。而

況死生之大故乎。精神病中有所謂「雙重人格」者。Duplicate Personality 俗謂爲鬼神附身。自吾宗觀之。大抵亦其人之別一羣種子。越次而現行耳。與莊周之夢爲蝴蝶而自忘其爲莊周不異。豈眞有蝴蝶之精怪附於莊周之身哉。天下必忘而不能憶之事多有。然而不能遽謂之無。譬如吾人處母胎九月。此九月中所作何事。所覺何物。今皆不能自憶。亦將謂此九月中之生命精神不足信乎。入胎之初。尙不能憶。而況入胎之前乎。一生之事。尙有不能憶。而況一生之外乎。

雖然。前生之事通常不能憶。非必不能憶也。天竺之法。六神通中有宿命通者。即通曉前生之謂。以理推之。亦非必不可能之事。吾人一生經驗。每有忘之多年而一朝憶起。或病發而忘。病愈而復憶起者。前生之事。又焉知其必不然。世俗所談因果報應之事。其嚮壁虛造。自欺欺人。使因不能謂爲蔑有。然迷信自迷信。眞理自眞理。二者要不可以相掩審思而明辨之。則學者之責已。（未完）

◉釋中

國學系　王悳生

大矣哉中之義乎。邦國以之名。山河以之號。言行以之爲止歸。道德以之爲準繩。匹夫可以與知。聖人有所不盡。何其至也。迺儒先說解。或簡質而不發揮。或空疏而無着落。或神秘而莫可究詰。於是本之師說。參之經籍。而爲釋中。將以明中之本旨。而勉行之云爾。

考中有本義。有引伸義。本義以言事物。引伸義以言道德。言事物者。或表示位置。或形容等級。或狀說程序。旨皆顯明。無待贅述。

言道德者。有虛實二釋。曰當。曰正。曰賢。曰禮義。曰無過不及。曰恰到好處。其義即皆是中。而於中之所以爲中者。曾無所說明。故曰虛釋。

揆中之實。不外節制情欲。調和人已二端。

調和人已公也。節制情欲和也。和則不長其傲。不滿其志。不縱其欲。不極其樂。不大怒以毗陰。不大喜以毗陽。愛之能知其惡。而不妄欲其生。惡之能知其善。而不妄冀其死。不多言而數窮。能寡過而率性。詩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曰溫溫恭人。曰溫其如玉。其即和之謂乎。公則宜大者巨。宜小者小。守其正而持其平。秉其禮而執其義。不辟於親愛。不辟於賤惡。不辟於畏敬。不辟於哀矜。不辟於傲惰。雖其子之惡而可知。既其苗之碩而亦喻。或忘私而爲權中。或兼得而爲大中。洪範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唯能公者當之。是故成湯之賢無方。孟子頌其中。仲尼有教無類。萬世仰其聖。陳平宰均社肉。鄉人稱服其賢能。此無他。用心公而已。管仲鏤簋朱紘。禮謂其濫。晏嬰澣衣濯冠。禮謂其隘。宰我欲短親喪。孔子房詈其不仁。此無他。失和而已。他如八家之井。到于今猶稱之者。以其能均制民產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者。以其能立中制節也。楊墨之學。所以爲異端者。爲其恣情而無節也。朋黨之爭。所以能禍國者。以其比偏失正也。然則言道德之中。曰公與和。厥旨盡矣。雖然和所以修身。公所以應世。不修身無以應世。亦即不節制情欲。無以調和人己。則和與公。一而二二而一也。

希臘學者。柏拉圖亦倡moderation與 Iustice之德。前者有節義。猶和也。後者有正義。猶公也。亞力士多德。亦謂暴怯失勇之中。諂倨失敬之中。然則中之定義。可得而說矣。

中者節制私情私欲。以和樂坦易之態自持。以廓然大公之心應世也。

夫以此定義釋中。而後羣義以備。衆說以包。實同而言異者。可以折中矣。

外此漢儒有訓中簿爲書者。
　周禮大宗伯天府職。「都鄙之治中」鄭玄注引鄭司農云。治中謂治其職簿書之要。清江永謂茲訓本於史之从又持中。爲中之本義。案小篆史作「史」。與丨部「中」形異。故許叔重丨部「中」訓內。本段玉裁本「史」从又持中「中」訓正。蓋是二字。江氏以楷書形同。遂以簿書之訓爲本義。疑失之矣。
佛書有所中道義者。中對兩邊言。兩邊謂生與滅。常與斷。來與出。一與異。有與空等龍樹著中論。即發揮此不生不滅諸義者也。至諸讀去聲之中。或訓着。或訓應。或訓合。或訓得。義意未殊。言之異路。則亦不備論也已。

附　義

奉天方言。問語有「中不中。」猶言可否也。命令語有「中了。」猶言可以已矣。答語有「中」「中得了」。或重言之「中、中」。有允許贊可之義。是亦與當或賢之訓近。前所謂虛釋也。

◉唐虞夏商刑法研究 中國法律考古之一

法本科法律系　曹樹鈞

研究法律貴攷古証今編纂法典在取長補短此羅馬法爲學習法律者所必讀也我國古時法律亦甚發達由粗入密由簡而繁原理精深制度優美苟分析綜合使有系統可尋於今日研究法律或不無小補也

一、刑之主義

第一節　唐虞時代

唐虞時代刑之主義有二。一曰刑尚公允。二曰刑尚愼省。

一、公允

刑尚公允之意有二。一曰刑有定則。二曰刑有權赦。

(一)刑有定則　何則爲罪。何刑應科。法律明爲訂定。犯則依法懲治。

舜典「象以典刑」孔傳云「法用常刑用不越法」法之規定既明白。

益稷「象刑惟明」孔傳云「施其法刑皆

明白」刑之科罰尤適當。
皋陶謨「天討五罪五刑五用哉。」孔傳云「言天以五刑五罪。用五刑宜必當。」

(一)刑有權赦　犯某罪固應科某刑。然或出於故意。或出於無心。故判決犯罪。重其情意。要使不背公平原則。

舜典「象以典刑」。孔傳云「五刑雖有常法所犯未必當條。皆須原其本情。然後斷決。或情有差降。俱被重科。或意有不同。失出失入。皆是違其常法。

故據狀成罪。原心非故。小罪恕之。大罪宥之。(流贖)舜典「眚災肆赦。孔疏云「若過誤爲害。原情非故者。則緩縱而赦放之。小則恕之。大則宥之。上言流宥贖刑是也。

大禹謨「宥過無大」孔傳云「過誤所犯雖大必宥」

怙恃姦詐。故犯無悔。小則刑之。(鞭扑墨劓剕宮)大則殺之。(大辟)舜典「怙終賊刑。「孔傳云「怙姦自終。當刑殺之。」孔疏云「怙恃詐欺。無心改悔。如此當刑殺之。小者刑之。大者殺之。」上言典刑及鞭扑是也。大禹謨「刑故無小」孔傳云「不忌故犯。雖小必刑。」

總之刑尙公允。故天下服從。

舜典「四罪而天下咸服。」孔傳云「皆服舜用刑當其罪」孔疏云「四罪各得其實而天下服從之。

二、愼省

刑尙愼省之意。亦有二。一曰不使刑枉濫。二曰不使刑刻酷。

(一)不使刑枉濫　輕罪重罰。無罪加刑。非仁違義。故刑貴愼。

舜典「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孔傳云「勅天下使敬之。憂欲得中。」孔疏云。「令勤念刑罰使罔亂也。」又云「念此刑恐有濫失。欲使得中也。」

是以於罪之輕重有疑。則從輕罪之。使

不濫也。

舜典「罪疑惟輕」孔傳云「刑疑附輕。」孔疏云「罪有疑者。雖重從輕罪之。」於罪之犯否有疑。則從無處之。使不枉也。

舜典「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孔傳云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孔疏云「枉殺無罪。妄免有罪。二者皆失……寧妄免大罪。不妄殺無罪。」

（二）不使刑刻酷　刑罰非爲報復犯者。所以懲戒有罪。故刑之目的。在使無刑。

大禹謨「刑期於無刑。」孔傳云「雖或行刑。以殺止殺。」孔疏云「爲罪必將被刑。民終無犯者。要使人無犯法。是期於無所用刑。」苟有犯罪。不得已而刑之。亦避刻酷。一人犯罪。不牽親屬。所以去刻也。

湯誓「予則孥戮汝。」孔傳云「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一人犯罪。不及子孫。所以去酷也。

大禹謨「罪弗及嗣。」孔傳云「父子罪不相及。」孔疏云「罰人不及後嗣。」

要之。刑尙愼省。故黎民感而無犯于罪。」

大禹謨「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人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大禹謨「刑期於無刑民協于中時」。孔傳云「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刑期于無刑。民皆命於大中之道。」孔疏云「民皆合於大中。言舉動每事得中。不犯法憲。」

第二節　夏商時代

一、夏商盛世

夏商盛世。因沿唐虞。故刑尙公允。治其常典。

胤征「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刑尙愼省。不事株連。

胤征「殲厥渠魁。脅從罔追。舊染汚俗。咸與惟新。」

甘誓「予則孥戮汝。」孔疏云「湯誓云。予則孥戮汝。傳曰古之用刑。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權以脅之。使勿犯。此亦然也。

泰誓「予則孥戮汝。」孔傳云「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

二、夏商襄世

夏商襄世。刑罰背謬。常刑廢棄。

泰誓「屏棄典刑」孔傳云「屏棄常法不顧。」

濫施刳剔囚奴之刑。

泰誓上「刳剔孕婦」孔傳云「懷子之婦。刳剔視之。言暴虐。」

泰誓下「囚奴正士。」孔傳云「箕子正諫而以爲奴。」

枉加剖心斮脛之罰。

泰誓下「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孔傳云「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比干忠諫。謂其心異于人。剖而觀之。酷虐之甚。

用刑株連。無辜受累。

泰誓上「罪人以族」孔傳云「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

殷本紀「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美里。」

二、刑之種類

第一節　唐虞時代

唐虞時代刑之種類有二。一曰主刑。二曰輔刑。主刑者罪有應得之刑。輔刑者寬宥犯罪之刑。

一、主刑

主刑又分二類。一爲正刑。二爲附刑。

一、正刑　正刑有五。

舜典「流宥五刑」孔疏云「流言五刑。則

典刑亦五。其文亦互以相見。王肅云。言五刑。則正五刑見矣。

舜典「五刑有服」

一曰墨刑。墨刑者。鑿犯人額而涅以墨也。二曰劓刑。劓刑者。截犯人鼻也。三曰剕刑剕刑者。刖犯人足也。四曰宮刑。宮刑者。男子割勢。女子幽閉也。五曰大辟。大辟者。殺犯人也。

舜典「五刑有服」孔傳云「五刑墨劓剕宮大辟」又云「按墨點鑿其額涅以墨。劓截鼻也。剕刖足也。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女子幽閉也。大辟死刑也。」

以輕重言。大辟最重。剕宮次之。劓墨爲輕。

舜典「五服三就。」

孔疏云「魯語云。刑五而已。無有隱者「火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笮。」

(二)薄刑　薄刑有二。一曰官刑。二曰教刑。

舜典「鞭作官刑。扑作教刑。」

不勤官職。幷用二刑。

舜典「鞭作官刑。」孔傳云「以作爲治官事之刑。」

舜典「扑作教刑。」孔疏云「大財鄉射。皆云司馬搢扑。則扑亦官刑。惟言教刑官刑鞭扑俱用。教刑惟扑而已。」

不勤道業。專用扑刑。

舜典「扑作教刑」孔傳云「不勤道業則撻之。」

孔疏云『有扑作師儒教訓之刑。』

以輕重言。則鞭刑重。扑刑輕。

舜典『鞭作教刑』孔疏云『其實官刑亦當用扑。蓋重者鞭之。輕者扑之。』

益稷『撻以記之。』孔疏云。『笞撻不是者使記其過。謂過輕者也。』

行刑之具。則大辟用斧鉞。剕宮用刀鋸。劓墨用鑽鑿。官刑教刑用鞭扑。

漢書用法志『其次用斧鉞。』韋昭曰。『斬刑也。』

『中刑用刀鋸』韋昭曰。『刀割刑鋸刖刑也。』

『其次用鑽鑿。』韋昭曰。『鑽髕刑也。鑿黥刑也。『薄刑用鞭扑』師古曰。扑杖也。』行刑之所。則墨劓剕宮鞭扑無常處。大辟執行之處有二。一曰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

漢書刑法志『小者致之市朝。』應劭曰『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

二、輔刑

輔刑又分二類。一曰流刑。二曰贖刑。

(一)流刑　流刑者。雖犯五罪。不使服罪。而放宥之之刑也。舜典『流有五刑。』孔傳云。以流放之法。寬宥五刑。

流刑之設。乃所以宥輕罪。

舜典『流有五刑。』孔疏云『鄭玄云。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蓋防刑罰太輕太重。務使得中。故載此法。』

舜典『流有五刑』孔疏云『王肅云。謂君不忍刑殺。宥之以遠方。然則知此。是據狀合刑。而情差可恕全赦則太輕。致行即太重。不忍依例刑殺。故完全共體。宥之遠方。』

流刑施行條件有三。一曰犯人幼少。二曰幼人老耄。三曰犯人蠢愚。或謂一曰弗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史記舜本紀『流有五刑』馬融曰。流放宥寬也。一曰幼少。二曰老耄。三曰蠢愚。鄭玄云『三宥一曰弗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

流刑之法。徙犯人於遠方。

舜典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孔傳云『幽州北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羽山東裔。孔疏云』「投之四裔。裔訓遠也」

徙犯人法。以罪之輕重。而定遠近。大罪放之四裔。中罪九州之外。小罪千里之外。

舜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孔傳云。

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

(二)贖刑　贖刑者。雖犯五罪。不使服罪。而准贖之刑也。舜典『金作贖刑』

贖刑之設。乃所以宥誤犯。

舜典『金作贖刑。』孔傳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

蓋原犯人行惡意否。弗忍刑戮。故有此制。

舜典『金作贖刑。』孔疏云。『其有意善功惡。則有出金贖罪之刑。』

第二節　夏商時代

一、夏商盛世。

夏商盛世。刑因唐虞。無少變更。故放刑仍存仲虺之誥。成湯放桀於南巢。』

大刑爲重。

甘誓『弗用命戮於社。』

胤征『先時者殺無赦。及不時者殺無赦。

二、夏商衰世。

夏商衰世。嚴刑峻法。反道背常。行拘禁之刑。定炮烙之法。夏桀拘禁商湯。獄曰夏台。

史記夏本紀『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迺召湯而囚之夏台。』

商紂拘禁周文。獄曰羑里。

史記殷本紀『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

炮烙之法有二。一爲使人舉熨斗。二爲使人摟銅柱。

史記殷本紀『而諸侯畔者於是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

泰誓『焚炙忠良。』孔疏云『殷本紀云。紂爲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己以爲罰輕。紂欲重刑。乃爲熨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則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亦加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入中。

高惜冰先生講演詞

理本科學生薛仲三記

今日孫學長謂余曰『明日參觀紡紗廠。請君爲學生講演紡紗事項』余辭不獲已。茲特將紡紗之概略。聊爲諸君言之。

曾記得余將赴美國留學時。鄰人謂余曰。『汝赴美國奚爲』。余曰。『去學紡紗』。曰『何謂紡紗』。余曰。『即是織布』。曰。『是乃賤藝耳。奚以學爲』。西村曹二機匠。未嘗留學美國。猶能織布。且手法精熟。布紋縝密。人爭傭之。』即此可見一般人之心理矣。中國工業之不發達。實胚胎於此。紡紗之程序。極爲複雜。或藉助於電力。或藉助於水力。利用其他各力。變作機械力。取各機械力。而應用之於紡紗。夫以此種手續。迥非曹二機匠所能知其萬一。

紡紗事業。久已盛行歐美。英國發達最早。美國次之。然美國近來對於紡紗事業。精益求精。紡紗廠到處設立。即極小城內。亦必有三四紡紗廠之設。噫。以中國之大。全國不過數十處耳。故提倡不容緩也。

紡紗大概分八種

1. 棉紡
2. 毛紡
3. 絨紡
4. 絲紡
5. 蔴紡
6. 人造絲
7. 印花布
8. 編織

該紡紗廠。殆係棉紡。今特就棉紡。試略陳之。紡紗第一在選擇棉花。棉之良窳。可用以下數種方法鑑定之:-

1. 彈　性——以柔軟爲佳。
2. 延長性——以堅韌爲佳。
3. 色　彩——以潔白爲佳。
4. 光　澤——以顯明爲佳。
5. 纖維之長短——以長者爲佳。

埃及所產者最長。約二吋半有奇。美國之海島棉次之。長約二吋許。惟少延彈性。印度所產之棉約吋餘。中國不及吋。蓋皆由於種子之關係也。諺云。『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蓋即此意。故宜注重選種。及設法改良。

紡紗之目的方法及機器之應用。分別言之如下:-

1. 紡紗之目的。在使棉之纖維平行。
2. 紡紗之方法。在利用機械之轉動。配以人力之節制。
3. 機器之應用。粗紗用九步或十步手續。細紗須十五步或十六步手續。該紡紗廠恐不能作細紗。茲將各機器之應用及用之目的。臚列陳之。

1. CottonGin（清子機）能使棉之纖維及棉子分開。此機植棉者備之。廠中往往不備。
2. Bale Breaker(彈棉機)用以舒展團結之棉。且除去棉中輕微之夾雜物質。

3. Opener（淨棉機）用以除去棉中稍沉物質。並將棉分成小絮。

4. Picker（清花機）其目的有三。

（a） 除去一切夾雜物。

（b） 分棉爲細絮。

（c） 使棉成薄層。並捲於軸而成圓柱形。

5. Card（鋼絲機）其目的有三種。

（a） 柝理棉之纖維。

（b） 去最輕微不潔之物。

（c） 變棉圓柱爲薄片。

6. Drawing frame（抽紗架）此機最關重要。諸君參觀時須注意。在此機上利用伸引力。其配置合式與否。與線大有影響。

7. SliUer（預櫛機）棉未櫛之前。須作成適當之形。以便置於櫛棉機上。此機正爲此也。

8. Ribbor（勻衡機）在使圓柱之捲棉。更爲勻一。

9. Comber（櫛棉機）用以揀選棉之纖維。以定線之種類。

10. Slubber（第一粗紗機）其目的有四。

（a） 使棉恢復薄片。

（b） 使棉片勻一。

（c） 使棉稍旋轉。

（d） 使棉纏於軸上。

11. Inter mediate（第二粗紗機）功用與10同

12. Spinning frame（績紡機）其功用有三。

（a）完成纖維成線。

（b）紐線爲所需之靭度。

（c）纏線作合宜之形式。

13. Twister（合股機）用以作成紐力最强之線。且向所捲方向捲之於軸。

14. Winder（繞紗機）纏長線。作成適當之形。以便臨時應用。

15. Beam Warper（整經機）布縷用。

16. Slasher（砍線機）經線時用之。

17. Soon（織布機）。

經此種手續。布乃成。然售之於市者。仍須洗濯之。漂白之。乾烘之。軋平之。匀其寬窄。榨成光澤。染之以色。布乃完全成就。布之織成。實非易事。豈如鄉人云云。如彼其易哉。尤非曹二機匠所能知其萬一。

以上不過略述棉織之程序。用備明日參觀之助耳。余尙有一事。久欲向世人道。而未得道者。今特向諸君報告。幸注意焉。余曾調査日本在安東。設有紡紗廠。取給蓋所產絲中之廢棄者作原料。計每百磅之廢棄亂絲。價在金票二十元左右。每百磅亂絲。可得八十餘磅淸絲。能售金票二百元以上。無怪乎其工廠發達之象。蒸蒸日上也。余初回國時。欲往彼廠參觀。未果。客夏僞作商人。遂得入廠參觀。該廠設

備之周。獲利之厚。實令人驚歎不置。諸君想想。原料出於奉天。工廠設於奉天。製出之物品。還銷售於奉天。還銷售於中國。固有之利權。而操之於外人。吾人應起如何感想。將到就寢鐘點矣。諸君早些休息。預備明日參觀。孫學長亦曾邀余與諸君偕往。余應之。屆時關於機器之應用及其目的。余隨時說明。即可瞭然矣。除此棉紡外。餘如毛紡。絨紡。絲紡等。遇有相當機會。再談。（完）

交流電磁石與交流電鈴

物理系 鄒賡嶧

（一）交流電磁石 (Electro-magnet of alternating Current) 軟鐵纏以螺線。(helix)。通直流電(direct current)後。即生磁性。謂之直流電磁石。(electro-magnet of direct cursent)。(普通謂之電磁石。(electro-magnet)) 其所以能成爲磁石者。因鐵之每一分子(molecule)即是一小磁石。未通電流時。其分子排列之次序紊亂。故其磁性不顯。通電流後。其分子即被螺線之磁力線。(lines of force) 吸引而排列就序。於是其磁性即顯。

但軟鐵纏以螺線通交流電(alternating current)後。亦可以發生磁性。(據試驗之結果)謂之交流電磁石。(electro-magnet of alternating current)。因其分子被螺線之磁力線吸引。亦能排列成爲定序。不過其兩極時時互換而已。一秒間雖千變萬化。然其使軟鐵能顯磁性則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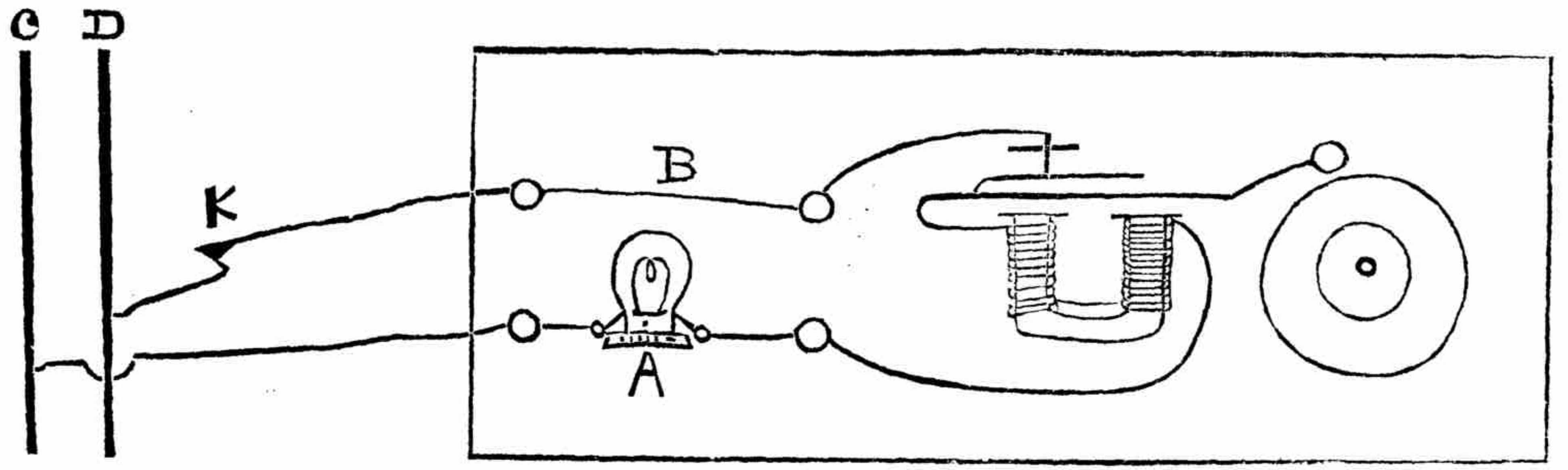
附註。　此種交流電磁石。其磁性只電流通時能顯。電流不通。即無磁性。非如直流電磁石之磁性。能顯於電流不通之後也。

(二)　交流電鈴

(Electric Bell of alternating Current)

電鈴之用甚廣。凡各官署學校工廠及家庭中多有裝設。然皆係利用直流電(如乾電池。蓄電池。及其他種種化學作用生電之電池。其價甚昂。且不耐久。故甚不經濟。今據上所述交流電磁石之理及試驗之結果。考得利用交流電亦可以鳴電鈴。謂之爲交通電鈴。(electric bell of alternatiny current)交流電鈴者。即普通電鈴利用交流電而使之鳴者。非有特別製造之鈴也。故凡有電燈之處。皆可適用。即無需用直流電。蓋用直流電與用交流電。其所費相差殊甚。人皆知之。故用交流電。乃極經濟。述其用法於下。

交流電鈴之用法。與普通電鈴之用法同。將電鈴平連(in parallel)於交流電線上即可。但因其電力甚强。故必置一電阻(resistance。)縱連於電鈴上以減小電力。而便利用。



但電阻箱(resistance box)其價甚昂。故縱連一50燭或100燭之燈泡代之即可。如圖中所示A即電阻也。又恐電鈴損毀之危險。故再置一鎔解線(fuse)(鉛絲即可。)縱連於鈴之附近。如圖中所示。B即鎔解線也。C, D爲交流電之來源。K爲開關(key)。如是電流通後則鈴自鳴矣。

附註。利用交流電磁石之理。凡用其磁性。在通電時間者。如繼電器(relay)發聲器(sonnder)及電磁吸鐵機等類。皆可以用交流電。交流電鈴不過其一例而已。

◉蘇俄農民近況

富者租賃貧者之田漸趨不均產

譯自華北明星報　英文本科　王玉玏

富者租賃貧者之田。乃蘇俄最近富者避土地分配法之常情也。蘇俄土地分配法。按人家食者而分田。十口之家。授田十份。三口之家。授田三份。份之大小。則視區村人口之密度而異。中俄人口密度最甚。西比利亞人口稀薄。其份之大小與人口之密度。則適成反比例焉。

但此法雖限止每人各得其份。決不能干涉人之勤惰及貧富焉。勤者孜孜於其業。因是所得較豐。而富有積蓄。恆購置機器。多畜牲畜。且有餘力以經營惰者貧者之田焉。據食物分配部之統計。謂有用之田。將盡爲富者所租有矣。

租田恆保守秘密。因恐爲政府所知。課之以稅。是以難得精確之統計。就一九二三年。租田之統計爲百分之五六。一九二四年爲百分之八。計此一年中由九百萬畝。增至二千一百萬畝。其速度亦可想見矣。所可慮者。

即恐貧者之田。皆爲富者租有。就租賃田之比例表。可以覘知。拿瓦克拉貧者租出之田。爲百分之七十一。中等人家租出之田。爲百分之二十二。富者租出之田。爲百分之七耳。卡波瓦知貧者租出之田爲百分之九十。中等之家租出之田爲百分之八。富者租出之田爲百分之二。更就盤知貧者租出之田。爲百分之八四五。中等人家租出之田爲百分之一五富者租出之田僅百分之小點五耳。

富者恆與貧者以租金。有時亦有以物代者。租期二年至三年不等。

政府反對租田

政府反對租田。其理由有二。一因貧者之田日益少。則貧富愈懸殊。有失均產之原意。二因租賃之田。賃主對於其田。恆少愛護心。土壤之改良。科學之設施。常不注意。因是地力易失。

但蘇俄政策。對於個性之發展。雖於經濟平等發達有礙。不欲深加干涉。是以僅於租田

者。加以稅收。以示限制耳。而一方租田者。仍增加如故。政府爲救一時貧民起見。乃設公田若干。專爲無力經營於其所得之田。而補助之。以冀其自勉而發展其一己之經濟。

現在蘇俄本部。設有公田。一萬六千三百四十五處。烏克蘭有五千五百七十八處。中百分之十五具有新式機械。一百萬農民同其妻子生活於此種情形中。全國農民之百分之一。其中百分之六十二無馬匹。具有單馬者。百分之二十八耳。

◎文苑

◉題袁潔珊德配蘇恭人呂村鋤園圖 幷序

張仙舫

潔珊家本中貲經亂中落析箸後無一椽之覆一隴之植時方有事地方公務羈身遂城恭人乃携子女轉徙呂方寺村託荒園數畝以居幷臼櫌鋤一身百役不以生計累夫子潔珊落落

亦遂不以貧介意夫士固不憂貧然爲貧累而志頹氣喪卒以不振者亦復何限入門交謫下堂求去其最足短英雄之氣有甚於牛衣對泣者矣潔珊遭家不造至無卓錐獨能專壹志慮於國於民功在鄉邦名滿寰宇抑果誰之力歟家貧健婦國亂忠臣古者並舉良可思已恭人年踰五旬履豐思約乃倩畫史孫玉泉爲寫呂村鋤園圖儲備家乘留示子孫蓋亦不忘在莒之意焉余與潔珊交最久於恭人行誼知之較審茲覽斯圖不能已於言也爰敘概略并綴俚詞

畫苑翻新格。閨門無逸圖。不忘身在莒。員比志吞吳。破釜甘茹苦。編籬自種蔬。錙銖能致富。今見女陶朱。

無以爲家計。相將與婦謀。禦窮原我分。失義乃君憂。篝火鳴機夜。牽蘿補屋秋。至今呂方寺。風雨憶綢繆。

年少袁宏道。文多不療貧。持家資健婦。拓地佐良人。細雨種葱韭。凱風吹棘薪。劬勞誠可念。功比畫麒麟。

丈夫懷遠大。國瘦肯肥家。原憲貧非病。黔婁嫁未差。添薪槐落葉。促織豆開花。過午籬邊坐。鴉鋤日影斜。

海棠貯金屋。可比菜花香。春翦韭充饌。秋收芋作糧。雞豚分別柵。蜂蝗隔鄰牆。紅紫徒妖冶。由來薄衆芳。

典衣助修脯。（少遭家難廢學內子典質衣釵乃得復出就傅）余亦念糟糠。以彼姬姜瘁。何如德耀強。瓜壺甘旨蓄。荆布即華妝。寫照貽孫子。清風菜甲香。

◉時事雜感

徐適文

中州消息近何如。合從連橫走使車。豎子妄參安國策。纖兒撞壞好家居。群雄割據山河破。萬姓流離戰伐餘。誰是王侯誰是賊。他年史筆費躊躇。

座客階囚各一時。無端幻化太離奇。中原血戰龍無首。辯士胡顏鼠有皮。車笠聯盟三揖讓。風雲變色萬熊羆。却看要路諸豪貴。多

是空沒字碑。

湧天烟瘴陣雲愁。暮楚朝秦戰未休。又見魏吳爭漢鼎。劇憐蠻觸鬥蝸牛。燃萁煮豆煎何急。同室操戈事何羞。最是編氓徵調苦。哀哀鴻雁集中州。

愁懷難藉酒杯澆。佇盼神鋒鋒火銷。傳舍一官僧粥少。胡兵十萬馬蹄驕。義師豈是春秋戰。敵國眞成南北朝。聞說元戎多逸興。花枝消受可憐宵。

兵連楚尾更吳頭。礮火衡霄我欲愁。天塹長江限南北。漢皋要塞喪貔貅。擬將齊魯三千甲。恢復燕雲十六州。到底英雄論成敗。壯圖付與水東流。

破碎山河黯夕陽。那堪藩鎭吏猖狂。梁崩棟折吾將壓。財殫民窮患正長。憂國賈生餘涕淚。哀時杜老託詩章。何當撥霧靑天見。寰海重瞻日月光。

◉無恨歌應耳似囑爲劉話民題所著綠閨知己說部

狄杏南

得一知己可無恨。我聞斯語涕斯隕。管鮑相知有幾人。綠閨靑眼天尤吝。劉郎福慧幾生修。風塵邂逅傾悰悃。萬縷纏緜吳市簫。千金賞識燕臺駿。離踪雖累病鵑啼。佳會終諧鳴鳳韻。麗情一集重稗官。明珠百琲爭來媵。受知閨房樂第一。無恨之歌爲之勁。題詩揮汗報吳公。雨過紅蓮香益潤。

◉和李黎山夾竹桃

吳季白

南園佳景豔朝陽。三兩枝疑此外藏。灼灼早邀鸞鳳眷。猗猗不讓蝶蜂狂。綠遮人面風含笑。紅潛花心露飽嘗。二妙記他陶與阮。清詞寫出亦芬芳。

瀟灑風流格調新。奇緣若遇紫姑神。芳魂耐得三秋冷。玉笛吹回四月春。幽徑鳥啼花似雨。仙源人杳草如茵。此君到底才華好。著作文章有性眞。

臨卬之子出當壚。嫵媚權奇絕世無。綠意紅情騷客句。清風明月美人圖。雲根蟠屈身遠俗。樂管清高性不孤。筋骨健强顏色麗。精神氣味又何殊。

幽賞人來物亦嘉。東巖美酒武陵茶。錦心無意千般茂。古道多情一夢賒。傲吏襟期福地客。侍兒名字大方家。拘那不問嶺南志。別號應稱君子花。

◉過山海關

王岷源

山繞雄城海繞山。漢秦殘壘暮雲間。春風槖筆三千里。月夜題詩第一關。劍底雄心雙淚熱。鏡中華髮幾莖斑。謷騰雲漢星辰睡。萬派潮聲落遠灣。

◉夢遊東梁河

前人

李白夢天姥。因作天姥歌。我亦得佳夢。夢遊東梁河。一水浩淼清無底。桃花夾岸蘸晴波。凌波仙子笑召我。蕩槳泛我水雲窩。怪石嵯岈蹲猛虎。危橋蟠屈眠蛟鼉。洞天忽然開石扇。瑤花滿路雜春蘿。仙子手拈芙蓉朵。排踏紅雲舞婆娑。坐我水晶床。酌我綠紋螺。一曲霓裳聲曼和。妙歌未已醉顏酡。天鷄叫空河水裂。遽然一夢醒春婆。吁嗟兮春婆底事笑東坡。世間行樂皆如此。百歲榮枯一刹那。

◉浩園詞 有序

陳鼎忠

吾湘曾文正公碩德重望冠絕海內其薨也勑本籍建專祠而鹽商川公規復淮引感戴尤深因醵資助建規模宏廠左爲思賢講舍聘名儒講學其中右爲思賢書局藏官刊各種書版隨時印刷以惠士林名思賢者示思文正也祠後爲浩園樓亭臺沼窮幽極勝春秋佳日士女輒往遊焉清社既屋偉人毀文正主改祠烈士講舍爲兵房書版爲薪料浩園亦燬於火父老過之有流淚者民國八年

文正曾孫寶蓀女士自英留學歸請於當道給還浩園故址建藝芳女子大學余嘉其成曾襄主講席逾二年政府遷烈士於關岳廟以祠還文正余在廣西聞之不勝狂忭紀以此詩今赤軍駐湘聞局又少變矣遙望天末良深憮然

清葉七傳王氣薄。蒼天詭死黃天作。猥逢上將文昌明。頓教千丈旄頭落。齊州士女慶重熙。絲繡平原金鑄蠡。凌煙方入丹青畫。渭濱已建武卿祠。祠前碧砌平如砥。屹屹崇牙森畫棨。雲霄一羽落人間。繡壞四圍羅眼底。門子趄趄肅兎置。佩魚擁節遍天涯。浙右不煩綱異石。日南已自貢名花。天藏不許豪强擅。重頒鹽筴人稱便。府海從敎出算緡。造山旋復開宏苑。宏苑疏房西復東。曲淵圓池處處通。雲流洞口散餘綺。雨霽溪邊臥斷虹。庇寒別有歡顏屋。廣厦千間書萬軸。議禮方袍集石渠。校經藜柱然天祿。此際湘中爛寶華。此時湘士競豪奢。懸艾良辰華月夜。傾城履舄粲流霞。孰料橫流沈大陸。土毀金穰俄百六。宮出晚車鐘虡移。冬青樹老殘鵑哭。蟲沙風鶴儘堪驚。更侈燐火議大明。不念赤旗更白幟。早奪胡符入漢營。堂上蹲蹲刑天舞。堂下肅肅哀鴻羽。祇誇遺像毀澹臺。那惜餘黎泣羊祜。慶雲欲畫雌蜺來。有道曾孫航海回。不管紅羊添浩刼。自持玉麈掃寒灰。寒灰飛處山形改。尙餘明月依然在。秦覲雖知帝醉深。宰訴終邀天意悔。堂前燕子是耶非。還向烏衣敞絳帷。馥馥芷蘭搴楚澤。盈盈桃李漾春暉。曉日重輪浮霧滅。賴有賢豪持使節。（時趙恒惕爲省長趙故衡山人）衡山似已復容輝。湘江肯令長鳴咽。重熱旃檀禮相侯。古柏蒼松气倍遒。未必魏謨還故第。已欣門伯祀商邱。曩日行蹤逾萬里。胠文梵帙窮源委。插架仍來理鄴籤。伏闍豈徒傳漢史。江上靑峯舍瑟初。如聽帝子步淸虛。留得瑜環瑤珥在。讀盡縑緗百國書。要識新猷資舊德。太傅下謨有令則。不敎雨雪消耀靈。難信乾坤無終熄。

我亦婆娑刼後身。追懷往事倍愴神。前因後果容消盡。莫教淺海再揚塵。

◉壽方梅生五十 辛酉舊作

吳家象

梅生先生湘人久宦遼東庚申秋隨張敍五都統之察哈爾參戎幕翌年春余亦被招與先生同案治事筆硯常親値除夕爲先生五十初度衆思所以壽之先生謂余曰綺羅珍品無所須願贈我以言耳余重違其意率成七古一章工拙弗計也

伯玉知非孔知命。先生抗節希賢聖。爆竹聲中祝嘏來。椒花桃實相輝映。衡湘間氣毓奇才。況復家聲奕葉開。希直丹心光日月。靈皋健筆挾風雷。髫齡岐嶷非凡理。結髮三冬事文史。煙波浩淼洞庭秋。中有魚龍奮鬐起。當年槖筆氣如虹。十上才名動鉅公。先生初受知於張公金波司馬高文傳塞北。留侯前箸策遼東。先生曾任奉天巡按使署秘書及參謀遼東信美皆吾土。歲歲秋風動鼙鼓。交鄰誰習敦槃儀。敷政誰知蒸庶苦。一旦觀風出鳳城。民懷吏畏鴨江平。周旋壇坫吾儒事。旭日頒來未足榮。先生以東邊道尹兼任交涉員日人贈以旭日章從此聲名播遐邇。擁旄開府爭延覓。聽罷悲笳出塞歌。草成善政安民檄。張都統蒞察時先生爲撰安民布告傳誦一時飛書豈獨唾成珠。更有長才擅榷酤。三月煙花千日酒。澄懷應是一塵無。時先生兼任察綏兩區菸酒公賣局局長春風襆被居庸路。一見先生便如故。好憑樽酒細論文。敢詡登高同作賦。雜遝烽煙接楚天。關心正是服官年。待看九萬扶搖上。老去猶能障百川。

◉懷舊

劉德成

立雪程門曾幾時。遂良鬚鬢已成絲。新年瀋水孤經淚。春秋序疏事同則爲部小異則附出孤經不及例者聚於篇終此指先生注四書白話解未就而卒舊夢墳山禿柳詞。余幼從先生讀書於墳山寺寺前有小柳一株余戲折其枝殆盡呼之曰禿柳先生察知命余作禿柳文以代罰兩字聰明空許我。半生潦倒苦吟詩。作人要自今朝起。莫負先生命世期。

(傳運衡先生)

春風化雨菩提心。方阜方苞灌溉深。紫蟹黃

雞成往事。綠閨白髮感知音。（拙著綠閨知己小說蒙先生賜撰序言）空留蘇武歌千古。（蘇武歌膾炙人口而人不知爲先生手筆也）長憶苕生淚滿襟。天上人間何歷歷。辰州故老杳難尋。（蔣蔭棠先生）

天生此老戰祅氛。道繼昌黎海內聞。錯許狂生稱弟子。偶瞻遺像哭斯文。翦裁我自宗家法。堊漫誰曾運匠斤。感絕年來遭鬼捉。輸他紅紫競芳芬。（林琴南先生）

撒手塵緣眞夢覺。平生義俠感朋儔。橫山古屋傳新語。側帽跛驢憶舊游。太白淸狂憑月旦。樊川老去歇風流。遺詩忍對西窗讀。雪白梅香滿眼愁。（京華小聚君與余爭爲梅雪之詠梅雪有所指）（周夢覺君）

◉說冬至

房象環

一年三百六十日。以十二辰爲一日。五日爲一候。三候爲一氣。三氣爲一節。一節爲一時。四時爲一歲。故一歲之中。分四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也。冬至乃八節中之一節。二十四氣中之一氣。其氣由陰轉陽。天地因之由否而泰。萬物因之由剝而復。與七日來復等。故照來復日而事休息。然其氣究竟自何而來。胡爲而復。是不可不詳說之。溯自無極之時。不過洪濛一氣。無邊無際。所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也。太極之時。始範此氣於一〇之內。〇則有邊有際。邊際以內有氣。邊際以外無氣。故以〇之邊際爲太極。此氣被範之後。遂生交感而判陰陽。天地居太極之中。親乎天者爲陽。親乎地者爲陰。天屬金。陽爲水中所化之氣。氣遇金則水生。水屬陰。其出於金。故氣沈而性降。蓋陽氣初化於地下之泉。至冬至始化成而動。至立春始透土而發。至春分始上交陽位。在春分以前。是陰位之中。得陽之半。故氣爲溫。至立夏始得陽位。是時陽中有陽。故氣爲熱。至夏至其氣到天。遇金生永。化陰而下。閱立秋而至秋分。始交陰位。在秋分以前。是陽位之

中。得陰之半。故氣爲涼。至立冬始得陰位。是時陰中有陰。故氣爲寒。須知陰由金氣化出。內含金氣。金與水同源。故金氣能入水。金能平木。金氣入水。遂平木氣亦入水。木與火同氣。木氣入水。火氣亦隨之而入水。水指地下之泉而言。在卦屬坎。在九宮曰叶蟄。在八節爲冬至。火既入水。必生其氣。氣即是火。火能退金。金退則木起。木起則火升。依舊透土而發。自春徂夏。此陰陽互根。迭爲消長之準則也。茲以後天八卦證明之。按後天八卦。原屬流行者氣。考文王畫卦之意。以先天之乾一位西北。巽五位東南。一五爲六。是以地數爲對待也。震四位東。兌二位西。二四爲六。亦以地數爲對待也。艮七位東北。坤八位西南。坤爲陰土。艮爲陽土。陰土之數十。陽土之數五。七八一十五。仍以地數爲對待也。以坎六代坤八。以離三代乾一。先天以九數爲對待。而後天仍以九數爲對待者。蓋以九爲陽數。萬物非陽不生。陽化於水。而升於上。陰化於火。而降於下。是中間之一坎一離。乃爲水火升降之路也。其他各卦。皆以地數相代。藉明處處皆土。坎六本係地數。用以代坤。藉明坎爲地下之泉。坎中一陽。便係入水之火。意在此火下伏重泉。化水爲氣。透土上騰。水溫土煖。然後萬物方生也。惟是火不麗木則不行。木不得金則不下。木之根透土及泉。而金之源流則入水。金氣入水。爲金所平之木氣亦入水。火與金觸。而不與木觸。水與火觸。而不與木觸。以金平木。以木入水。火遂隨木而下伏於重泉矣。故後天八卦。右方之兌乾坎。是曰金水同源。左方之震巽離。是曰木火同氣。坤爲濕土位西南。金中所生之水。由此而來。故兌與乾居坎之前。艮爲燥土位東北。水中所生之木。由此而透。故震與巽居艮之後。是中間之一水一火。其作用乃在左右之一金一木。悟眞篇所謂道自虛無生一氣。便從一氣產陰陽。陰陽再合成三體。

三體再合成萬物者此也。不佞以上所舉。並非空談五行八卦。大言欺人。試查秋風落葉。便是金氣平木之一證。冬日汲水於井。並不甚涼。且有温氣浮於水面。便是火伏重泉之一證。老樹燒心。便是從木行之一證。然則冬至一節。萬物之生命攸關。吾人作爲紀念。不亦宜乎。

●修志感言

趙誠格

茂才續子文金聲賓甫瀋陽縣人也。與予同受業於仲南方先生之門。時余未弱冠。聲賓齒已壯。長於詞章聲律。而試屢躓。先生執友劉公東葛榮公可民。時來館中。來輒不去。促膝對談。縱橫往復古今賢士術業。恒逾夜分。同學皆就枕。獨聲賓侍側。一日榮先生曰。續先生應出我門下。劉先生曰。使其志不懈。吾三人之學有所寄矣。時淸光緒十八年也。自是別聲賓久不面。共和紀元之九年。予視學營口。適聲賓修志是邦。始見已不相識。視其髮禿且白矣。既而各道所應。更問修志之要。曰吾嘗考陸淸獻之志靈壽矣。予曰靈壽縣志。誠修山者所當奉爲圭臬者也。雖紀一邑之志川風土。而天下萬世之典則咸具焉。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志者史之所孕。非其人難與爲言。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疏源於春秋。無以達乎事理之正。範圍一世之人心政教風俗而幾於道。然此中酌古準今。考鑑得失。抉擇去取。非才學識兼備。亦奚以副之哉。且纂營志。尤有難者。營口割海蓋下游。自漢以來。經界難分。事創而限促。聲賓每脫稿。必反覆就予商訂。今幸是書之將成。而聲賓遽以不祿。悲哉。聲賓長予十五歲。昔之別。予幼而聲賓壯。今之遇。予亦去壯日遠。相對言今昔事。有足慨者。猶冀師道之傳。賴有二三弟子。遐峙一方。樹風聲於勿墜。予學不殖。而聲賓且死矣。夫以聲賓之才之學。與其文章之應於世者。學者類能知之。其志之所蘊蓄而欲論著者。又自

有在。使其壽考。未必無傳。今其志未就而書未具。予烏能不爲聲賓惜也。

◉與劉濟書

共和九年作於嶺南（續）

劉樸

雖言如是。抑固侯宗兄折衷之也。所謂應繁者繁。又若俚語字多於文言是也。又試思之。字大抵無間文俚。唯視句之組織。文之體裁。以殊其性。如水滸傳『把荷葉來包了』句中把來了三字。必謂之俚矣。假而用如刺客傳『左手把其袖』之把。離騷「來吾道乎先路」之來。昌黎與大顚書『不如隋問而對之易了』之了。又必謂之文矣。又『不要見些精的在上面』句中要些的。必謂之俚矣。假而用如孟子『非要譽於鄉黨朋友也』之要。招魂『去君之恆幹。何爲兮四方些』之些。子厚送薛存義序『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之的。又必謂之文矣。此視句之組織以殊字性之徵也。問人曰。『擊首』與『敲頭』孰文。必曰擊首。

然呂覽當務篇云。『盜跖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將敲其頭矣。』不亦俚而文乎。問曰『極峯』與『上頭』孰文。必曰極峯。然子美香積寺詩云。『昏黑應須到上頭。』不亦俚而文乎。『肄肄』見於顧命。顧命陳敎則肄肄不違○檢論卷五引江叔澐說重言肄者病甚氣喘而語吃其說最是夫以劇氣蹇吃猶無删削是知商周記言一切迻書本語無史官潤色之辭也『何居』見於檀弓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鄭注曰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間語助也郊特牲。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鄭注曰居讀爲姬語之助也『登來』『化我』見於公羊傳。隱五年傳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何注曰登來讀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其言大急由口授也○桓六年正月實來傳曷爲謂之實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何注曰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識有』見於鄭箋。詩葛藟請他人母亦莫我有箋云有識有也經義述聞云識通作職方言憐職愛也凡言相愛憐者吳越之間謂之憐職『倳』見於鄭注。周宮大宰以任百官注曰任猶倳也疏曰倳猶立也東齊人以物立地中爲倳○欲使百官皆立其功也『文莫』見於論語。文莫吾猶人也何晏云文莫者猶今言文不也欒肇論語駁云燕齊之間謂勉强曰文莫陳騤雜識云方言侔莫强也樸案邢疏云吾之無文與人同而已矣經義述聞云莫蓋其之誤言文辭吾其猶人也二說終似强解『呼役夫』見於江芊之罵商臣。文元左傳江芊罵商臣曰

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夥頣』『沉沉』見於陳勝故人之贊王宮。郭侍講師曰陳涉世家客曰夥頣涉之爲王沉沉者夥頣爲楚方言見服虔注然沉沉亦方言猶今人有所驚羡舌端連抵上顎齒內作聲應劭訓爲宮室深邃之貌非是『豎儒』見於漢王之怒酈生。留侯世家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嚄』見於武帝之叱韓嫣。外戚世家武帝下車曰嚄大姊何藏之深也『去』見於文信侯之叱甘羅。甘羅傳秦使張唐往相燕唐不行甘羅謂文信侯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不肯汝焉能行之『老狗』見於栗姬之罵武帝。漢武故事上嘗語栗姬怒弗肯應又罵上老狗『不中用』見於史記。始皇紀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小家子』見於漢書。霍光傳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大將軍至九卿封侯『鑽』營見於咨賓戲。商鞅夾三術以鑽孝公『欺負』見於韓延壽傳。侍下吏恩施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克責案今湘人猶云欺負負音若夫『阿堵』見於晉王衍之令婢及謝安之斥桓溫衛士。『甯馨』見於晉山濤之贊王衍及宋太后之罵廢帝。『子細』見於北史。源思禮傳爲政當舉大綱何必太子細也『一文』見於南齊書。鬱林王本紀每見錢輒曰我昔思汝一文不得『爹』見於荆人之歌蕭澹。南史蕭澹爲荊州刺史人甚安之召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逕』

見於唐書之形王歲。王逕傳形容侻陋如此散見於羣書者不可勝舉。讀者固以爲文言矣。孟子『赧赧然』之赧。方言『秦晉之間。凡愧而見上謂之赧。』『若藥不瞑眩』之瞑眩。方言『凡飲藥傅藥而毒。東齊海代之間謂之瞑。或謂之眩。』『顏厚有忸怩。』之忸怩。方言『忸怩慙澀也。楚郢江湘之間謂之忸怩。』『於人心獨無恔乎。』之恔。方言『恔快也。東齊海岱之間曰恔。』『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揠之者』之揠。方言『揠拔也。東齊海岱之間曰揠。』『周室班爵祿』之班。方言「班列也。北燕曰班」「今天下地醜德齊」之醜。方言「醜同也。東齊曰醜。」「汝安能浼我哉」方言「浼涴也東齊海岱之間曰浼。」「猶以杞柳爲杯棬也。」方言「盃海岱東齊北燕之間或謂之盞。」「太山之於丘垤」之垤。方言「垤塲也。中齊蟻土謂之垤」叟「東齊魯衛之間凡尊老謂之叟」菹「青州謂澤有草爲菹」如此集見於一書者又不可勝舉。讀者又固以爲文言矣。

此視文之體裁以殊字性之徵也。要之。最寡之字。俚語所獨。最多之字。文言所同。乃今則謂以紅樓夢與正續古文辭類纂較。便知文言字不足用。抑知二書之性全異。不得强較哉。曷不云以雜字包舉與四書較。益知文言字不足用也。又謂以大學教授在飯館不能開全菜單。顧謂俚語少字可笑。抑又知菜名無間中外。本難識哉。曷不云以大學講哲學者遇說文名家。不能盡對其問。顧謂文言少字益可笑也。又謂舉文言單複各音及俚語小說之字。工賈及新學之術語。而蒐集之。必數十倍文言所常用字。是自同於穿窬之智。妾婢之忌。而不自知矣。雖言如是。亦固俟宗兄折衷之也。又所謂應簡者簡。若俚盡廢文言無用之別。而盡代諸異名以公式是也。嘗試思之。凡物之所由別諸異名者。非無用也。或以其時。或以其地。或以其性。或以其用。或以其部。廣雅「吳羊牝一歲曰牝䍮。三歲曰羝。壯一歲曰牸䍮。三歲曰。牂」皆以時別者也。纂文「梁州以豕爲豬。河南謂之彘。吳楚謂之豨。漁陽以豬爲豝。齊徐以小豬爲豯。」皆以地別者也。說文「牻白黑雜毛牛也。犥牛黃白色也。犉黃牛黑脣也。𤘞黃牛虎文也。犨白牛也。将牛白脊也。犡牛長脊也。犮牛徐行也。犪牛柔謹也。」皆以性別者也。爾雅「芙蓉其花。芙蕖其蕊。菡萏其根。藕其莖。茄其葉。荷其本。菂其實。蓮其中菂。菂中薏。」此以部別者也。禮記「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禮羊曰柔毛。禮豕曰剛鬣。」此以用別者也。若周官「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政令。祭祀供享牛求牛。賓客供積膳牛。軍事供犒牛。喪事供奠牛。軍旅供兵車之牛。」則代諸異名以公式者也。故異名公式。各於其當。簡者易記。繁者亦可。存其所在字書之位。己所不知。人或知之。己所不用。人或用之。必廢「豕二歲曰豝」之異名。而直以「二歲的豕」一語爲公式代。

之則騶虞之詩「彼茁者葭。壹發五豝」將非後人能誦。且應云「一發五個二的豕」又叶葭乎。又得謂之詞乎。必倂「六月曰豵」之異名。而直以「六月的豕」一語爲公式代之。則騶虞之詩「彼茁者蓬。壹發五豵」將非後人能誦。且應云「一發五個六月的豕。」又叶蓬乎。又得謂之詞乎。然則充以俚語公式代諸文言異名之說。將見以「養我的公子」一語爲式。代「爹」或「爺」或「父」或「考」之異名。而以「養我的婆子」一語爲公式。代「娘」或「媽」或「母」或「妣」之異名矣。（去年長沙大公報曾載一文倡廢父母等名）宗兄將何所折衷也。所謂應簡者簡。又若俚語盡廢文言雜而不整之文法變化是也。又試思之。凡詞如代名者所爲有同訓之數字。有時欲易其味也。孟子「我爲我」句二我。此故不易矣。齊物論「今者吾喪我」句。吾我互舉。此有時易其味之謂也。高帝紀「爲我楚舞。我爲若楚歌。」二句二我。此故不易矣。論語「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二句吾我互舉。此有時易其味之謂也。假而惟有一第一身之人代名詞。庸能爾耶。孟子「爾爲爾」句二爾。此故不易矣。曹相國世家「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句。若而互舉。此有時易其味之謂也。陸賈傳「與汝約。過汝。汝給人馬酒食。」三句三汝。此固不易矣。項羽本紀「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漢書作「吾翁即汝翁。必欲烹乃翁。」四句若汝而乃並舉。此有時易其味之謂也。假而惟有一第二道之人代名詞。又能爾耶。孟子「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諸句二彼。此固不易矣。賈誼傳「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俱安。」諸句二彼一夫。此有時易其味之謂也。假而惟有一第三身之人代名詞。又能爾耶。抑所爲有同訓之數字。有時又欲儷其辭也。山木篇「吾無糧。我無食矣。」姚昺粱後略述高祖語曰。「得既在我。失亦在予。」（史通雜說引）此儷其

辭之謂也。假而惟有一第一身之人代名詞。又能爾耶。臧洪與陳琳書「足下徼利於境外。吾子託身於盟主。」許靖與曹公書「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懸於執事」此儷其辭之謂也。假而惟有一第三身之變例人代名詞。又能爾耶。然則充以俚語廢諸文言雜而不整之文法變化。將見凡同訓之字。如疑與殆。必去殆而存疑。於是論語。「多聞闕疑。多見闕殆」疑殆互訓詳經義述聞之說不能爲矣。將見凡同訓之字。如如與若●白與縞●黑與黮。必去若而存如。去縞而存白。去黮而存黑。於是淮南主術篇「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黮然」之語。又不能爲矣。宗兄又將何所折衷也。所謂應簡者簡。又若俚語盡易文言句法之變格爲正格是也。又試思之文言常語「不知出此。」俚語亦云「不曉得做這個。」皆賓詞后乎外動稱能之詞。所謂正格者也。惟文言亦常語「不此之務。」俚語亦未嘗不云「不把這個做了。」皆賓詞先乎

外動稱能之詞所謂變格者也。必謂文言句中否定外動稱能之詞之賓詞爲代名時。當在否定與稱能之詞之間。庸盡然耶。俚語又不然耶。文言云「未見一人。」俚語亦云「沒見一個人。」亦所謂正格也。唯文言亦云「一人不見。」俚語固亦云「一個人也沒見。」亦所謂變格也。故一種之句。文言俚語所同耳矣。又文言常語「吾問誰。」俚語亦云「我問什麼人。」皆賓詞後乎外動稱能之詞。所謂正格者也。惟文言亦常語「吾誰問。」俚語亦未嘗不云「我什麼人問咧。」皆賓詞先乎外動稱能之詞。所謂變格者也。必謂文言句中。詢問代名之詞爲賓詞時。皆在稱能之詞之前。庸盡然耶。俚語又不然耶。文言云「汝長於何事」俚語亦云「你長於什麼。」亦所謂正格也。唯文言亦云「爾何長。」俚語固亦云「你那一事長。」亦所謂變格也。故又一種之句。文言俚語所同耳矣。且中人云「彼輩在城言何。」循英人所云 What do they say in the town?

之序譯之。猶言「何彼輩言在城。」循德人所云 Was spricht man in der stadt? 之序譯之。猶言「何言彼輩在城。」三句者。義同。詞位不同。果且孰爲正格乎哉。果且孰爲變格乎哉。中人云「汝於此已有所聞乎。」循英人所云 Have you heard anything about it? 之序譯之。猶言「已汝聞所於此乎。」循德人所云 Haben Sie daruder sprechen horen? 之序譯之。猶言「已汝於此所說聞乎。」三句者義同。詞位不同。果且孰爲正格乎哉。果且孰爲變格乎哉。假而長沙人曰「我不喜這個。」梧州人則曰「我冒喜這個。」（桂林人仍用不）假而長沙人曰「這事沒有」梧州人則曰「這事不有。」又孰正又孰不正。假而湘人曰「雞蛋鴨蛋買不。」（首賓詞次稱能之詞次否定詞）桂人則曰「買雞蛋。」（首稱能之詞次賓詞無否定詞）假而粵人曰「鴨粥買」（首賓詞次稱能之詞無否定詞）湘人則曰「買白糖稀飯不。」（首稱能之詞次賓詞次否定詞）又孰正。又孰不正。然則充以俚語易諸文言句法之變格爲正格。將見如應倒語以避文氣之弱者。皆不得爲。於是漢書中行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必易如「爲漢患者必我也。」管子曰「子耶言伐莒者。」必易如「言伐莒者、子耶。」宗兄又將何所折衷也。常念辯政不如辯文。上萬言書於昏昏之執政。不如上萬言書於昭昭之宗兄。樸頓首。

◉附錄

◉文法科圖書館啓事

啟者敝館本週收到贈與圖書雜誌共二十九册除分別專函致謝外茲將書名贈者姓氏披露周知藉表高誼此啟

十二月十八日

贈與者	書名及册數
張實業廳長	石琴盧詩賸詩存合稿一部二册
國學專刊社長葉長青	國學專刊第三期一册
齊魯大學	齊大東風社一册
廈門大學	廈大周刊第一六四一六五各一册

東南大學	東南論衡第二四五六期各一冊
大夏大學	大夏週刊第三七期一分
南方大學	南大週刊第四期一冊
北京師範大學	北京師大週刊第二一九九三〇〇各一冊
北京女師大學	女師大週刊第十一期一分
北京平民大學	平大週刊策六十期一分
成都大學	振華第十五十六二分
東陸大學	改造第五三至五五三分
北京藝專	藝專第十七十八二分
滇事旬刊社	滇事旬刊第十一期一分
廣東第一中學	一中週刊第二三合一冊
南京第一中學	益鐘第一〇六一〇七各一分
成都培英中學	培英中學校刊創刊號一分

厦門集美小學	集美週刊第一四八期一分
奉天第五小學	省五週報第一期一分

本刊投稿簡章

一　本刊內容不限門類關於校聞論著學術譯述講演文藝均極歡迎

二　惠投之稿務祈繕寫清楚能照本刊格式繕寫尤佳

三　來稿用何名號發表悉聽投稿者之便惟須將眞姓名及住址示知

四　來稿如不願增删請預先聲明否則本刊編輯人倘有獻替恕不一一奉商

五　來稿請寄本刊編輯部

六　投稿經本刊揭載後酌贈本刊若干冊以答雅意

七　來稿除附函聲明發還外其餘無論取錄與否概不發還

定閱價目

零售每冊	奉小洋壹角
預定壹學期	奉小洋壹元六角
預定壹學年	奉小洋三元
報資先惠郵費每號半分	

編輯者　東北大學周刊編輯部

發行者　東北大學文法科理工科印刷股

印刷者　東北大學工廠印刷所

廣告價目

面積	一期	一學期	一學年
全面	十元	壹百二十元	二百元
半面	五元	六十元	壹百元
四分之一	三元	三十六元	六十元

以上均按奉小洋計算　由三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由九月一日至次年一月十五日各爲一學期兩學期爲一學年